

为了保卫祖国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为了保卫祖国

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英雄的故事

本社编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吕敬人

为了保卫祖国

本社编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15印张 280千字

1980年5月北京第1版 198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0,000册 定价0.93元

目 次

蒋金柱.....	欧之德 (1)
陶少文.....	陈恩科 (36)
李 启.....	黄颂民 (64)
李水波.....	李 坤 (84)
岩 龙.....	张开德 (123)
姜利民.....	孙克强 李永成 (200)
常超森.....	朝 昕 田 瑛 (227)
雷应川.....	谢 魁 李 劲 (263)
蓝延春.....	吕海沐 (313)
吴建国.....	厉 巍 熊中洋 李继光 (335)
李成文.....	张庆桑 (376)
梁英瑞.....	张 武 肖允康 (420)
后 记	(473)

蒋 金 柱

蒋金柱，云南边防部队某团二连班长，江苏省丹阳县人，一九五五年七月生，一九七六年三月入伍，一九七九年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一九七九年二月，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攻打一四八高地时，他身负九处重伤仍坚持战斗。最后，他以生命的最后力量在血泊中爬行了七公尺，炸掉敌人一挺重机枪，为后继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道路。

战后，烈士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，中央军委授予他“战斗英雄”的荣誉称号。

闯 关

一九七六年三月，蒋金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

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蒋金柱，把勤劳朴实的美德也带到了部队，但是他对于部队生活却是既新奇又陌生的。比如听见连队吹号，他看着司号员那鼓得通红的腮帮子，觉得还不如生产队出工那样敲钟还省劲哩。

当然，这些只是习惯上的问题。令蒋金柱苦恼的还是军事训练中的投弹关。别人一甩手，“呼——”只见教练手

榴弹象燕子一样轻盈地飞出去，划一道弧形落下，至少也是四十米，最远的竟能达到七十米。可是，同一颗手榴弹到了蒋金柱手里，就象地心吸力特别大，到了三十五米就再也飞不动了。班长、连长认真检查过他投弹时的姿势、动作，都完全符合要求，于是共同认为，关键是臂力不够，必须加强臂力锻炼。

练臂力，也是一种对意志的考验。

每天，还等不起床号响，蒋金柱就起床了。他睡的是双人铺的上层床。为了不惊醒下层铺的副班长，他起来后总是左胳膊夹着衣服，右手撑着床沿，然后伸下腿轻轻试探着铺梯，让脚在梯杠上放稳后，再把身子往下移动。直到小心翼翼走出宿舍门后，才穿衣服裤子。呼呼的北风吹来，常常冻得上下牙直噓噓。他不管这些，从器材房里提上几颗教练手榴弹，往操场跑去。

操场边，一排排笔直的梧桐树耸立在静静的晨光中，阔大的三尖角形叶子全被暴戾的北风卷光了，光秃秃的树干上拴着一根根牢实的绳子。蒋金柱跑到树下后，把教练弹拴在绳子的顶端，再握住弹柄一前一后地飞甩起来。这儿是战士们专门练投弹的地方。

“四十五，四十六，四十七……”蒋金柱边甩边自己数着数。开始，甩不到五十下，浑身就热起来，手臂又酸又疼。他便换着用左手。左手更不行，甩不到二十下就抬不起来了。早上的天气虽然还很冷，他脑门上却已挂满了晶莹的汗珠子。胳膊象是离开了他的身子被抛出去了一样。

“四十八，四十九……”他数得也越来越吃力，动作逐渐

1
2
3
4
5
6
7
8
9
10
11
12
13
14
15
16
17
18
19
20
21
22
23
24
25
26
27
28
29
30
31
32
33
34
35
36
37
38
39
40
41
42
43
44
45
46
47
48
49
50
51
52
53
54
55
56
57
58
59
60
61
62
63
64
65
66
67
68
69
70
71
72
73
74
75
76
77
78
79
80
81
82
83
84
85
86
87
88
89
90
91
92
93
94
95
96
97
98
99
100

慢下来了。不，一定要再坚持十下，成果往往是在最后的坚持中取得的，他暗暗鼓励自己。

“五十七，五十八，五十九……”快到六十了，他已经精疲力尽，汗珠大颗大颗地掉下来，并且张着嘴巴喘气。再坚持十下，这十下完了就休息。他又把自己刚才的指标提高了。

终于，他甩完了七十下，拖着麻木的双臂坐了下来，可是，他看看天空，立即又站了起来。因为晨光的朦胧已开始消退了，屋顶上的瓦楞已看得清凹凸，树枝的间隙也透光了。凭经验，他知道马上就要吹起床号，必须回去假装睡下，不然，行踪被班里发现后嚷出去可就不能再起早了。

有一次，他从操场上回去时，正巧副班长醒来看见了，便问道：

“你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我……上厕所了。”

“上厕所还穿得这样整齐？”副班长有点疑惑。

“外面……风，风太大，冷哪。”从来没说过谎的蒋金柱，只好支支吾吾地搪塞。

好在副班长也没再问下去。第二天早上，蒋金柱学聪明了，干脆穿衬衣出去练。有人问就说上厕所。

可是，秘密并没保住。因为没有几天，他的胳膊又肿又疼，不仅上床时异常困难，就连吃饭时筷子也握不住了，一碰到东西，手就直颤抖。副班长发现后，把这件事告诉了班长。班长打来一盆热水，端到蒋金柱面前，一边用毛巾给他敷胳膊，一边说：“你呀，总是蛮干，一口想吃个胖子是不行

的。”蒋金柱不以为然地笑笑，还是一有时间就提着手榴弹往外跑，只是早晨不敢“加班”了。

一个星期后，连队进行了实弹投掷考核，一宣布成绩，蒋金柱却仍是连队倒数第一名，只投了三十二米，勉强算及格。这下，蒋金柱有点灰心了，我真的不行吗？大概我这手只适合种庄稼。他垂头丧气地回到班里，中午饭吃得很少。起床后，排长叫他到训练场上去找一找还有遗丢的教练弹没有。他路过三连的操场时，三连的战友们正在练瞄准。突然，蒋金柱发现他前面不远处的草地上趴着一个老兵，帽檐下露出花白的鬓角，眼角布满着一道道明显的皱纹。他双手一前一后地托着枪，枪管上还吊着两块砖头。刺骨的北风呜呜地横刮过来，蒋金柱感到脸上象刀子割着一样疼。再看看那老兵，只见他紧闭着嘴唇和左眼，枪托紧紧抵在肩膀上，专心致志地瞄准着，简直象一尊卧在地上的雕像。开始，他的手晃得很厉害，慢慢地变成微微抖动，最后终于平稳了。那只睁着的右眼好象要突了出来，脸涨成了紫红色，他还是一动不动。那样子，好象就是放一碗水在枪上也不会荡起一丝波纹。

蒋金柱简直看呆了，他情不自禁地数着数来计算这个人瞄准的时间。到他数到二百四十一时，一个干部上前说：

“团长，歇一会吧。”

“哦！”蒋金柱惊异得几乎叫了起来。团长收回枪，刚翻身坐起，有几个新战士就围了上去，七嘴八舌地问开了：

“团长，你还要练呀？”

“咋不练？一个军人没有过硬的军事本领，就象你们在家种地不会犁耙栽插一样，行吗？”

“你年纪这样大，受得了吗？”一个小战士又愣头愣脑地问。

团长呵呵地笑着说：“训练是一个艰苦事，但是，要么在艰苦面前退下来，要么用坚强战胜艰苦。你们说对不？”

蒋金柱的心猛然震了一下，好象团长的话是在说他一样。对，我还是意志不够坚强，投弹成绩一时没上去就有点灰心了……他一脚踢开一块石子，向训练场跑去，把教练弹找齐后，又练了起来。

以后，为了增强臂力，他又增添了一个课余练习项目：翻单杠，而且风雪无阻。

一天下午，全连干部、战士都出去助民劳动——抢修一条渠道。回来时，已超过了吃饭时间快一个小时。吃完饭，天气又突然变化，刮起了大风。按规定，每天下午吃完饭后蒋金柱都要练习翻单杠，今天还练不练呢？

团长说的用坚强战胜艰苦的话又好象在催促他。练！他把衣服一脱，往操场西角的草坪上跑去，一副高高的单杠竖在草坪上。

从东北方向吹来的风越刮越大，逼得他有点透不过气，他简直不能面对着它呼吸，对面食堂的门窗被吹得砰砰乱响。他换了一个方向，用背对着风，双手紧握杠杆，一收腹，身子往上一跃，上去了。这时，风不断往他的嘴和鼻孔里灌，好象要把他的肺吹肿了才罢休似的。他侧过头换了一口气，然后使了一个很大的猛劲，在单杠上翻了起来，就象

一架风车的叶子板在旋转……

一个月后，蒋金柱的训练成绩上去了。投弹达到了五十米以上，射击成绩几乎全是优秀，被评为特等射手。功夫终于没负苦心人。

夜 走 卫 生 院

一九七八年冬，一连正担负着一项施工任务：修筑地下电缆的增音站。上级要求他们必须在十二月以前完成，因为冬季上冻后浇灌的水泥会失效。

这段时间，正在突击挖坑道。为了和严冬抢时间，不少班排都悄悄加班加点。连队制止了几次还是不行。

“嚯——嚯！”这天傍晚，满身是泥水的连长吹了两遍收工哨子，还有一部分人没从坑道里上来。于是，他探头大声喊道：

“二班长，二班长，你们还有完没有完？开饭时间已过了一个小时了，赶快给我把下面的人叫出来。”

“连长，我们把坑道东墙壁的砖砌好就上来。”胖胖的二班长伸出头来说。

“不行，说了多少次了，要劳逸结合，你们就是不听。”连长火暴暴地回答。

“好吧，其实里面只有一个人。”二班长嘟哝着，又朝着下面喊：“蒋金柱——”

“到！”随着声音，只见一个泥人爬了上来，只能看见他两只眼珠在转。他撩起工作服袖子擦了一把脸，问道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收工。”二班长回答。接着，努了努嘴，弯下腰轻声说：“快出来，连长发火了。”

蒋金柱攀着模型架爬了上来，一边脱下胶鞋抖着里面的泥土，一边说：

“连长，就差那么半个小时就完了……”

“少罗嗦，给我回去吃饭。”

“连长，你看你手和脚都没洗，不是也还没吃饭嘛。”蒋金柱还想找个理由再干下去。

“你管我干啥，你不看看天已经快黑了。”

蒋金柱抬头一看，果然，天空已变得暗淡下来，头顶上一片片浊云低低地飞过，好象要下雪了。

“快走呀，还愣着干什么？”连长催促道，“回去后，吃了饭擦洗擦洗就睡觉，这几天你们够疲劳的了。”说完，他往二排的工地走去。走了几步，他又回过头对二班长说：“你回去告诉指导员，今晚不搞晚点名了，让大家早点休息。”

一连出来施工后，都是分散住在群众家里。他们现在住的地方叫高庄，是一个地处半丘陵半平原地带的村子，离二班施工的地方大约有一公里路左右。

蒋金柱和二班长收拾好工具，沿着一条田间小路往回走。一阵阵晚风迎面袭来，直往脖子里钻，身上不禁产生了几分凉意。同时，到这时也才觉得肚子真正饿了，两人都听得见对方的肚子咕咕叫。他们从中午十二点钟吃完饭就开始干，到现在已经七个小时了。这几天，每天工作时间几乎都在十个小时以上，一下来，都感到有点腰酸腿疼。

快到村子了，一群小孩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，拍着手掌在他们后边有节奏地喊着：

“解放军，慢慢走，
我是你的小朋友……”

“去去去，人家蒋叔叔他们还没吃饭呢，你们在这儿瞎吵什么！”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迎面跑来，驱赶着其他孩子。

“刘三军！”蒋金柱对着少年叫道，“你吃过饭了吗？”

“吃过了。我到班里看了你两次，你和班长都没回来，我才出来找你们。”

刘三军是蒋金柱他们班房东家的孩子，和蒋金柱相处得最好，每天放学回来都要到班里来找他。

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蒋金柱问。

“我想请你今天晚上帮我复习一下功课，有两道数学题没做好。”

“好吧，你先回去，等我吃了饭就开始。”蒋金柱爽快地回答。平时，即使三军不要求，他也要经常检查他的作业。

回到宿舍，蒋金柱盛了一碗饭正准备吃，突然，从房东家的厢房里传出一阵小孩的尖声哭叫和大人们“快，快”的惊慌语调。同时，刘三军也气喘吁吁地跑来说：“蒋叔叔，我妹妹小梅……被……被……”

蒋金柱一惊，不等三军说完，放下饭碗就往厢房跑去。一进门，只见十二岁的小梅头上全是鲜血，额上裂了一条大口子。

“怎么了？”蒋金柱问。

“她活该。自己调皮，用刀子砍着自己的头。”母亲一边

着急地用一块破布给她包扎，一边回答。

“不行，这样会感染的，我立即送她到公社卫生院去。”蒋金柱背起小梅就要走。

“叔叔，你还没吃饭啦。”刘三军喊道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，去卫生院有两三里路呢！天快黑了。”孩子的父母亲也拉着蒋金柱。

“不要紧，要不了多长时间。”蒋金柱背起小梅就冲出了门。

夜色慢慢地笼罩了原野，路已经模糊不清了。蒋金柱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走着。他已劳累了一天，感到周身异常酸痛，肚子空得难受，好象脚也抬不起来了。背上，小梅还在痛得直哭，他又加快了脚步，并且安慰小梅：

“别哭了，小梅，卫生院马上就到了。今后不能再调皮了。呵！”

翻过一座小山包，隐隐约约地看见卫生院的灯火了，他累得直喘气，心里发慌，头上也直冒虚汗，他真想歇一会再走，但始终没停一下，一直向着那闪烁的灯火大步走着。

到了卫生院，医生给小梅缝了几针，包扎好后，看见这个解放军脸色很不好，便问他是不是也不舒服。蒋金柱摇摇头，背着小梅又往回走。

回到家，饭已经冰凉了。班长给他留了一些连队送来的桔子，他接过桔子又给小梅送了去，小梅全家人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小梅的妈妈无论如何要给他做点饭吃了再走，他却一把拉着刘三军说：

“走，复习你的功课去。”

召 唤

“车子再开快一点，争取在两点钟以前赶到一连。”团李副政委看了看表，对司机说。

车窗外，一排排笔直的白杨树往后飞闪，一块连一块的庄稼地迅速地旋转后退着。一阵阵寒风迎面扑打而来，在疾驰的汽车玻璃窗上留下一片灰蒙蒙的烟尘。

“能不能再快一点？”李副政委又催促司机。司机同志没有答话，只是指了指速度表。表上，时速指针已在六十至七十公里之间跳荡，象是再快就要蹦出来似的。副政委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闭上了眼睛，计划着到一连后如何着手工作。

这次，上级突然紧急通知，由于越南当局越来越猖狂地对我进行挑衅，要抽调一部分老战士到中越边界前线加强战备。任务非常紧迫，尤其是一连离团部还有一百多公里，比其他连队晚传达了半天，所以，时间更紧促。“到一连后就必须立即召开支委会动员……”副政委思考着。突然，他侧过头向旁边的副营长问道：

“你们昨晚批准一连入党的几个人都是老战士吗？”

“都是。你看，这真是巧啊，刚批准入党，就来了光荣任务。”副营长回答。

“质量怎么样？”

“这几个人都不错。其中有个叫蒋金柱，写过好几次入党申请书。可是，去年正要发展他时，他却把入党志愿书还

给了党小组长，说是条件不够。并汇报了他们班的一个战士在射击表演中私自打了两发子弹。当时，蒋金柱没向连里汇报，怕影响全连的成绩。所以，在这次下笔填写入党志愿书时，他认为自己还不配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。”

副政委默默地听着，不时地点着头。显然，他被蒋金柱这种严格要求自己的品质所打动了。

一连的战士们还不知道有新的任务等着他们。连长正在召开迎接一九七九年军事训练的誓师大会。

突然，李副政委到了，宣布誓师大会暂时停止，改天再开，党支部委员立即在连部集中，战士们都议论纷纷，猜测是不是有上前线的任务。这段时间，大家都在关注着越南局势的发展，都很注意地在观察上级的动静。

晚上，李副政委对党团员进行动员了。也就是这天晚上，蒋金柱作为中国共产党员，第一次参加了党的会议，而且是一次血与火在召唤的不平常的会议。

动员会是在一间简陋的饭堂里进行的，充满了严肃愤怒的气氛。听到副政委揭露越南当局侵略我国领土的一桩桩罪行，蒋金柱气得咬牙切齿。一件件血淋淋的事实仿佛就在眼前一样：那侵略者埋在我境内的尖利竹桩，那架在我领土上的铁丝网，以及炸死炸伤我边民和边防战士的地雷，倒在雷区的血肉模糊的尸体，都在蒋金柱心中翻腾。

动员会刚一开完，蒋金柱就找到班长梅志平，两人都是同样的心情，于是，不约而同地合计写了一份请战书。很快蒋金柱带着请战书跑步到了连部，交给了指导员。指导员接过请战书轻声念了起来：

坚决要求上前线，严惩越寇侵略者。

二班共产党员：梅志平、蒋金柱

“你们的行动这样快，不错呀。”指导员高兴地说。同时仔细地打量起这个新党员来。只见蒋金柱微微地喘着气，脸上一副恳切期望的表情。

“指导员，你得同意我去啊！”蒋金柱请求着。

“你先回去休息吧，党支部讨论以后立即答复你。”指导员回答。

“你不说个肯定的话，我回去也睡不着。”

“可是，我们需要时间研究啊。而且，明天上午才开军人大会动员。”

“好吧，那我就等消息，请支部无论如何要批准我去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天还未亮，蒋金柱又来到连部，“咚咚咚”地敲开指导员的门说：

“我来送一份决心书。”

“你不是昨晚才交过了吗？”指导员诧异地问。

“昨晚，班里的人都知道有了上前线的任务，大家都睡不着，全班连夜写了一份决心书，上面我可又签了名啊！”蒋金柱特意提醒道。接着又问：“怎么样，指导员，有肯定话了吗？”

“你呀，先回去睡觉吧。你看看现在才什么时候。”

果然，还是满天繁星，月亮在湿漉漉的槐树梢上移动，四周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，整个大地都还在梦乡之中。蒋金柱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，他是把透进窗户的月光

当作晨光了。

这天，党支部开会定名单。开始，好几个支委都倾向于把蒋金柱留下，因为他身体实在太差，经常流鼻血，到前线恐怕吃不消。同时，连队也需要保留骨干。后来，大家经过反复研究，还是决定让蒋金柱去，把优秀战士送到烈火中去进一步锤炼。

时间，就是这样的紧迫。第三天，全体被批准上前线的老战士戴着大红花上了火车。战友们来送行，社员们来送行，刘三军一家人也含着眼泪来送行。蒋金柱站在车门口，挥着手微笑着向人们告别。列车在汽笛声中启动了，车上响起一阵洪亮的歌声：

呵朋友，再见吧，再见吧！
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，
侵略者闯进我家乡，
我实在不能再忍受……

边疆，耸立在战士心中

“哐当当”，“哐当当”，一列军用列车象奏着急迫的进军曲，向着祖国的南疆飞驰。

列车穿过一个个山洞，进入云南，快到昆明了，蒋金柱的心越来越激动。这儿，一切都是那样的紧张、繁忙，南来北往的列车拉着机器、井架、木材，穿梭般地奔驰着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和时间赛跑。可是，铁路上也充满了战斗的气氛。一车车高昂的火炮，一队队头戴伪装帽、全副武装的